

能仁寺

吳縣陸衣言編校

清雍正初年，邳州管河州判姓安，雙名學海，表字水心，滿州人。爲人正直無私，又不曾巴結上司。因此河臺總督合他不對，調署高堰外河通判。偏是安學海到任之後，正是春盡夏初水長的時候。那洪澤湖連日連夜長水，高家堰口子，沖開一百餘丈，那水直奔了高家堰外河上游而來，不但兩岸沖刷，連那民間的田園房舍，都沖得東倒西歪，七零八落。安學海急得目瞪口呆，只得連夜稟報。那河台得報，便借此參了一本革職拿問，帶罪賠修。將安學海交山陽縣衙門收管，追取賠修銀兩。還虧那山陽縣因他是清官，又是官犯，不曾下在監裏，就安頓在監門裏一個土地廟裏居住。安學海住在裏面，還可安身。只是那賠修的官項，計須五千餘金，後任工員，催逼得又緊。安學海兩袖清風，一時那裏交得上；沒奈何，只得寫了家信，打發人卽日回京，命公子將房地田園折變，好拼湊着交這賠項。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能仁寺一卷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所收)
撰者 陸衣言 編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8
編號 D8631003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100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能仁寺一卷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

能仁寺

陸衣言編校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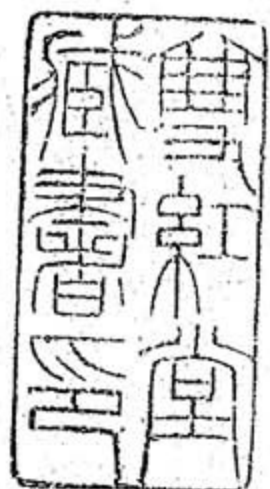
雙紅堂
小說
1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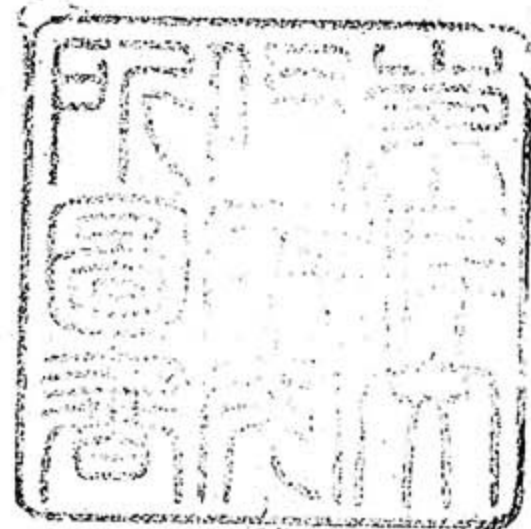
錦片說小圖繪點標

寺仁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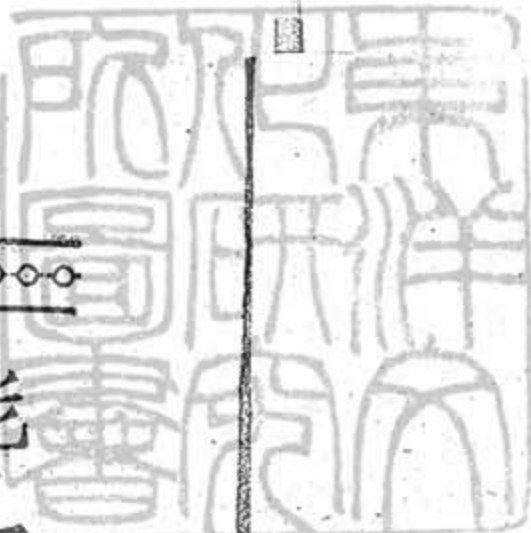
校編言衣陸



行發局書明文海上



科 1996 ~ 3



能仁寺

吳縣陸衣言編校

清雍正初年，邳州管河州判姓安，雙名學海，表字水心，滿州人。為人正直無私，又不曾巴結上司。因此河臺總督合他不對，調署高堰外河通判。偏是安學海到任之後，正是春盡夏初水長的時候。那洪澤湖連日連夜長水，高家堰口子沖開一百餘丈，那水直奔了高家堰外河上游而來，不但兩岸沖刷，連那民間的田園房舍，都沖得東倒西歪，七零八落。安學海急得目瞪口呆，只得連夜稟報。那河台得報，便借此參了一本革職拿問，帶罪賠修。將安學海交山陽縣衙門收管，追取賠修銀兩。還虧那山陽縣因他是清官，又是官犯，不曾下在監裏，就安頓在監門裏一個土地廟裏居住。安學海住在裏面，還可安身。只是那賠修的官項，計須五千餘金，後任工員，催逼得又緊。安學海兩袖清風，一時那裏交得上；沒奈何，只得寫了家信，打發人即日回京，命公子將房地田園折變，好拼湊着交這賠項。

却說安學海有一公子，年十七歲，生得伶俐聰明，粉粧玉琢。單名一個驥字，表字千里，正在北京老家閉門讀書。安公子接得凶信，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一夜不會好生得睡。直到次日晌午，託了至親好友，湊集了二千四五百金，收拾行李，帶了跟隨華忠，雇了兩個騾夫，即日起身南行。

一日，正走到在平的上站，忽然華忠病了，不能上路。安公子急得言不得，語不得。那華忠說道：「我的好小爺，你且莫着急，我如今有個主意：這裏過了在平，從大路往南，有個地方，叫二十八棵紅柳樹，那裏有我一個妹夫。這人姓褚，人稱他是褚一官。我寫一封結結實實的信，求他一直的把你送到淮安。你把這信帶上，等我託店家找一個妥當人，明日就同你起身。只走半站到在平，那座悅來老店落程住下，再給騾夫幾百錢，叫他把書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叫褚老一找到悅來店來。大爺，你可千千萬萬見了這個人的面，再商量去的話！不然就在那店裏耽擱一半天，倒使得要緊，要緊！」公子低頭一想，再無別法，只得一一的緊記在心。

話休絮煩，一宿無話。到了五更，安公子向華忠取了書信，隨了一個店夥，兩個騾夫，一同上路。走了一程，那天約莫有已牌時分，就到了在平，果然一座大鎮市。直走到那鎮市中間，便是那座悅來老店。騾夫把騾子帶了一把，進了店，兩個騾夫，便把行李卸下，抬進房來，放在炕上，各自安歇。

次日安公子，打發店夥回去。又取出書信，拿了兩吊錢，向騾夫道：「你們把這信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請褚一官快來。」兩個騾夫拿了信，一同出了店門，順着大路而去。原來那兩個騾夫，一個叫苟，一個叫白臉兒，是個極匪滑賊。正走之間，見路旁一座土山，那白臉兒，便對苟說道：「好個涼地方兒！俺們歇歇兒再走。」苟說：「纔走了幾步兒，你就乏了。這還有二十多里呢，走罷。」白臉兒道：「傻狗，你真個的給他把這書子送去嗎？」苟說：「好話哩！接了人家兩三吊錢，給人攔下人家信嗎？」白臉兒說：「這兩三吊錢，你就打了飽咯兒了！你瞧，



兩個驢夫談話一人騎驢過山坡

僭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裏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

正說到這句話，只見一個人騎着一頭黑驢兒，從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過去。只見驢上那人把扯手往懷一帶，就轉過山坡兒過山後去了不提。

白臉兒狼又說：「僭們這時候拿上這兩吊錢，先找個地方兒潦到上半天兒，回來到店裏，就說見着姓褚的了，他沒空兒來，在家裏等僭們。把那個文謫謫的雞

兒誑上了道兒，僭們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紅柳樹，往北奔黑風崗。那黑風崗是條背道，趕到那裏大約天也就是時候了，等走到崗上頭，把那小么兒誑下牲口來，往那沒底兒的山澗裏一推，這銀子行李，可就屬了你我哩！你說這個主意高不高？那傻狗本是個見錢如命的糊塗東西，聽了這話，便說：「有了！僭就是這麼辦咧！」當下二人商定，便站起身來搖頭晃腦的走了。

他兩個自己覺着這事商量了一個停妥嚴密，再不想「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又道是「路上說話，草裏有人聽。」這話暫且不表。

* * *

且說那安公子打發兩個驢夫去了半天，也不知究竟找得着找不着那褚一官；那褚一官也不知究竟能來不能來；自己又不敢離開這屋子，只急得他轉磨兒的一般在屋裏亂轉。轉了一會，想了想：「這等不是道理，等我靜一靜兒罷。」隨把個馬褥子鋪在炕沿上，盤腿坐好，閉上眼睛，把自家平日念過的文章，一篇篇的背

誦起來。背到那得意的地方，只聽他高聲朗誦的念道是：『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留不肖肢體，遺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愁。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

正閉着眼睛背到這裏，只聽得外面踏踏踏的一陣牲口蹄兒響，心裏說：『好了！是騾夫回來了！』忙忙的出了房門兒，站在台階兒底下等着。只聽得牲口蹄兒的聲兒，越走越近，一直的騎進穿堂門來，看了看纔知不是騾夫。只見一個人騎着匹烏雲蓋雪的小黑驢兒，走到當院裏，把扯手一攔，那牲口站住，他就棄燈離鞍下來。

公子留神一看，原來是一個絕色的輕年女子。只見他生得兩條春山含翠的柳葉眉，一雙秋水無塵的杏子眼；鼻如懸膽，脣似丹珠；蓮臉生波，桃腮帶靨；耳邊廂帶着兩個硬紅墜子，越顯得紅白分明；正是不笑不說話，一笑兩酒窩兒，說甚麼出水洛神，還疑作散花天女。只是他那豔如桃李之中，却又凜如霜雪，對了光兒好一

似照着了那秦宮寶鏡一般，愧得人膽氣生寒，眼光不定。

公子連忙退了兩步，扭轉身子要進房去，不覺得又回頭一看，見他頭上罩着一幅元青縐紗包頭，兩個角兒搭在耳邊，兩個角兒一直的蓋在腦後燕尾兒上；身穿一件搭脚面長的佛青粗布衫兒，一封書兒的袖子不捲，蓋着兩隻手；脚下穿一雙二藍尖頭繡碎花的弓鞋，那大小只好二寸有零，不及三寸。公子心裏想道：『我從來怕見生眼的婦女，一見就不覺得臉紅；但是親友本家家裏，我也見過許多的少年閨秀，從不曾見這等一個天人相貌！作怪的是他怎麼這樣一副姿容，弄成恁般一個打扮？不慙不恥，是個甚麼原故呢？』一面想着，就轉身上了台階兒，進了屋子，放下那半截藍布帘兒來，巴着帘縫兒望外又看。只見那女子下了驢兒，把扯手搭在鞍子的判官頭兒上，把手裏的鞭子望鞍橋洞兒裏一插。

這個當兒，那跑堂兒的從外頭跑進來，就往西配房儘南頭正對着自己住的這間店房裏讓。又聽跑堂兒的接了牲口，隨即問了一聲，說：『這牲口拉到槽上餵

上罷？」那女子說：「不用，你就給我拴在這廳根兒底下。」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回身也一般的掙了臉水、茶壺、香火來放在桌兒上。那女子說：「把茶留下，別的一概不用。要飯要水，聽我的信。我還等一個人。我不叫你，你不必來。」那跑堂兒的聽一句應一句的回身向外邊去了。

跑堂兒的走後，那女子進房去，先將門上的布帘兒高高的吊起來，然後把那張柳木圈椅挪到當門，就在椅兒上坐定。他也不茶不煙，一言不發，默默的只向對面安公子這間客房裏瞅着。

安公子想道：「這女子好生作怪！獨自一人，沒有男伴，沒有行李，進了店，又不是打尖，又不是投宿，默默的單向了我這間屋子望着，是何原故？……等我把門關上。」誰知那門關上又開了；從帘縫兒裏見那女子對着這邊冷笑。安公子說：「不好！他准是笑我呢！只是這門又關不住，如何是好！」一眼見院子裏放著一塊大石，心裏說：「不如把這東西弄進來，頂住門，連夜間都可放心。」隨即走到院子當中，

對着穿堂門外，找跑堂的，可巧見他靠在廳台上歇腿。安公子朝他招一招手，跑堂的道：「要開壺啊！你老？」安公子說：「不是。煩你把這大石頭拿到我屋裏去。」跑堂的道：「這東西有二三百斤，我拿不動。」安公子道：「你叫打更的拿，我給錢。」跑堂的叫了兩箇更夫，一箇走來把石踢了一腳，那石絲毫不動。一箇說：「非拿鐵頭把根掘起來不行。」說着，便去拿了鐵頭繩槓來了。

只見那箇女子款款的走到跟前問道：「你們作甚？」跑堂的道：「這位客人要用這塊石頭，給他弄進去。你老躲遠着瞧，小心碰著。」那女子道：「弄這塊石頭，何至鬧的馬仰人翻？」

一個更夫道：「這傢伙如何搬得動？」那女子對石一看，有二尺多高，二百四五十斤重。對更夫道：「你們走開！」他先挽袖子，把青粗布衫往旁一掀，兩隻手靠定石頭，只一撼，又往前一推，那石頭就拱起來了；看的衆人齊聲喝彩。那女子回頭向安公子道：「尊客這石頭放在那裏？」公子道：「有勞，就放在屋裏罷。」那女子



影喝聲齊人衆門進石提子女

一手提石進門，輕輕把石頭放下，把身上土拍了拍，回身靠桌坐下，說：「尊客請房裏坐。」

安公子一見，心裏道：「怕他進來，他反坐下，欲不進去，行李銀子都在屋裏。」想着，只得進房，向女子致謝。那女子也還了箇禮道：「尊客請坐。請問上姓，仙鄉那裏？看你不是官員，又非買賣，究竟有甚麼要緊的勾當？不帶一人，就這等孤身上路？」安公子說：「我姓安，是保定府人。到河南去打算謀館。我本有箇伙伴在後面走着，隨後就來。」那

女子冷笑說：「你說是保定府人，聽你說話，分明是京都口音。你說往河南去，如今走的是山東大路。你又說去謀館，世間可有帶着兩三千銀子去謀館的嗎？你說有一個伙伴在後的話，倒是實話。」一席話，把安公子嚇得閉口無言。

安公子一想：「我原爲保這銀子，欲救父難，如此看來，連我性命都要不保了。」只急得痛哭起來，事到其間，也不得不說了。他便把他父親怎的半生攻苦，纔得了個榜下知縣；纔得了知縣，怎的被上司參了，下在監裏帶罪賠修自己怎的變產救父，家人臥病，只剩自己一人，從頭至尾，對那女子哭訴一遍。那女子不聽猶可。聽了這話，只見他面上現出一團煞氣，那眼淚在眼眶內亂轉，只不好哭出來。向安公子道：「你原來是位公子，你如今窮途末路，舉目無依，你請的褚一官，他萬不能來，你不必妄等。我既出來多事，定保你人財無恙，父子團圓。眼前我還有些未了的小事，必須親走一躡，我早則三更，遲則五更，必定回來。你那兩箇驢夫回來，無論他說甚麼家怎樣的回話，你總等見了我再講動身，要緊，要緊！」說著，叫店家拉過那驢兒

騎上，說聲：『公子保重。』一陣電捲星飛，霎時不見踪影。

却說那女子搬石頭的時節，衆人便都詫異；及至合公子攀談，傳到店主耳中。那店主是箇老經紀，見那女子行踪古怪，公子又年輕，便走來問公子道：『那娘兒們是否認識？』公子說：『我連他名姓都不知。』店主說：『我看那女子有些邪氣，如有差失，都是店中干係，你不如早走爲是。』公子着急說：『叫我一人怎走？』店主往外一指道：『那不是驢夫回來了？』公子連忙問：『怎麼樣？見着他沒有？』驢夫道：『好容易找着了那箇褚爺，他家內有事，不能來，請你親去。』公子便忙收拾行李，帶了驢夫去了。

這女子到底是何等樣的人，且慢說他姓名。從幼學得武藝高強，好打不平。因過土山，聽驢夫商量傷天害理，他動了義憤，卽到店訪着公子，借那石頭搭話，曉得是一個孝子，想救他這場大難，故臨行叫等他來了再走。

却說驢夫引公子往北而行，見那路崎嶇不平，沒有村莊人煙，公子有些怕起來了，便說：『如何走到這荒僻地方來？』白臉兒狼說：『此是小道兒，過了山崗，就見著二十八棵紅柳樹。』行了一程，到了黑風崗山脚下，白臉兒狼對苟傻狗說：『你照應行李，我先上崗去看。』正走間，路傍老樹枝將驢眼撞了一下，把那白臉兒狼揪了下來。那驢子順着黑風崗山脚跑了下去，還有兩疋驢子，也跟了下來。白臉兒狼見驢跑了，他爬起來就趕，草帽也落了，一直趕到一座大廟前。

安公子擡頭一看，只見一座大廟，山門上是『能仁古刹』四個大字。正中山門外面，用亂甃砌着，左右兩個角門，儘西頭有個車門，也都關着。那東邊角門牆上，却掛着一個木牌，上寫『本廟安寓過往行客。』隔牆一望，裏面塔影冲霄，松聲滿耳，香煙冷落，殿宇荒涼。廟外有合抱不交的幾株大樹。挨門一棵樹下，放着一張桌子，一條板櫬。桌上晾着幾碗茶，一個錢筐籠，樹上掛着一口鐘。一個老和尚在那裏



安公子在能仁寺前和和尚談話

坐着賣茶化緣。

公子便問那老和尚道：「這裏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有多遠？」那老和尚說：「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怎的走起這條路來？你們想是從大路來的呀？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自然該從岔道口往南去纔是呢。」公子一聽道：「這不又繞了遠兒了嗎？」

說着，只見那白臉兒狼滿頭大汗的趕來了。公子問他道：「你看，如今又耽擱了這半天工夫，得甚麼時候纔到呢？」白臉兒狼氣喘吁吁的說：「不值甚麼，咱們

再繞上崗子去，一下崗子就快到了。」

公子向西一望，見那太陽已經啣山，看看的要落下去，便指着說道：「你看，這還趕的過這崗子去嗎？」

兩個驢夫未及答言，那老和尚便說：「你們這時候還要過崗子，可是不要命喝粥了！我告訴你們，這山上倆月裏頭，出了一個山貓兒，幾天兒的工夫，傷了兩三個人了。這往前去也沒飯店人家。依我說，你們今晚且在廟裏住下，明日早起再過崗子去罷。」說着，拿起鐘鐺子來噹噹噹的便把那鐘敲了三下。只見左邊的那座角門嘩拉一響，早走出兩個和尚來，——一個是個高身量，生得渾身精瘦，約有三十來歲；一個是個禿子，將就材料，當了和尚，也有二十多歲。——齊向公子說：「施主尋宿兒呀，廟裏現成的茶飯，乾淨房子，住一夜，隨心布施，不爭你的銀錢。」

公子纔點了點頭，還沒說出話來。那白臉兒狼忙着搶過來說：「那別攪局，我們還趕道兒呢。」那兩個和尚發話道：「人家本主兒都答應了，你不答應！就是我

們僧家賺個幾百錢香錢，也化的是十方施主的，沒化你的！」不由分說，就先把那馱行李的騾子拉進門去。傻狗忙攔他說：「你也不打聽打聽誰賣的胡琴兒，你就拉起來咧！」

白臉兒狼一見，生怕嘈嘈起來倒誤了事，想了想，天也真不早了，就趕到崗上，天黑了，也不好行事，又加着自己也跑乏了，索興今晚在廟裏住下，等明日早走，依就如法泡製，也不怕他飛上天去，便攔傻狗說：「不，咱們就住下罷。」他倒先轟着騾子趕進門來。

公子進門一看，原來裏面是三間正殿，東西六間配殿，東南角上一個隨牆門，裏邊一個拐角牆擋住，看不見院落。西南上一個柵欄，門裏面馬棚槽道俱全。那佛殿門牕脫落，滿地鴿翎蝠糞，敗葉枯枝。只有三間西殿，還糊着牕紙，可以住人。

那和尚便引了公子奔西配殿來。公子站在台階上看着卸行李。兩個和尚也幫着搭那馱子，搭下來往地下一放，覺得筋兩沉重，那瘦的和尚向着那禿子丟了

個眼色道：「你告訴當家的一聲兒，出來招呼客呀。」

那禿子會意，應了一聲。去不多時，只見從那邊隨牆門兒裏走出一個胖大和尚來。那和尚生得濃眉大眼，赤紅臉，糟鼻子，一嘴巴子硬觸觸的鬚子，查兒脖子上帶着兩三道血口子，看那樣子像是抓傷的一般。他假作斯文一派，走到跟前，打着問訊，說道：「施主辛苦了。這裏不潔淨，一位罷咧，請到禪堂裏歇罷。那裏諸事方便，也嚴緊些。」

公子一面答禮，回頭看了看，那配殿裏原來是三間通連，南北順山兩條大炕，却也實在難住，便同了那和尚往東院而來。一進門，見是極寬展的一個平正院落，正北三間出廊正房，東首院牆另有個月光門兒，望着裏面，像是個廚房樣子。進了正房，東間有槽隔斷堂屋，西間一通連，西間靠牕南炕，通天排插。堂屋正中一張方桌，兩個杌子，左右靠壁子兩張春檯。東裏間靠西壁子一張木牀，挨牀靠牕兩個杌子。靠東牆正中一張條桌。左右南北擺着一對小平頂櫃。北面却又隔斷一層，一個

小門，似乎是個堆零星的地方，屋裏也放着臉盆架等物。

那當家的和尚讓公子堂屋正面東首坐下，自己在下相陪。這陣鬧，那天就是上燈的時候兒了。那天正是八月初旬天氣，一輪皓月漸漸東升，照得院子裏如同白晝。接着那兩個和尚把行李等件送了進來，堆在西間炕上。當家的和尚吩咐說：『那腳上的兩個夥計，你們招呼罷。』兩個和尚笑嘻嘻的答應着去了。只聽那胖和尚高聲叫了一聲：『三兒，點燈來！』便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和尚點了兩支蠟燭來，又去給公子倒茶打臉水。門外化緣的那個老和尚，也來幫着穿梭也價服侍公子。公子心裏十分過意不去。

* * *

一時茶罷，緊接着端上菜來，四碟兩碗，無非豆腐、麪筋、青菜之流。那油盤裏又有兩個盞子，一把酒壺。那老和尚隨後又擎了一壺酒來，壺梁兒上拴着一根紅頭繩兒，說：『當家的，這壺是你老的。』也放在桌兒上。那和尚陪着笑向安公子道：『

施主，僧人這裏是個苦地方，沒甚麼好吃的，就是一盞素酒，倒是咱們廟裏自己淋的。』

和尚說着，站起來，拿公子那把壺滿滿的斟了一盞送過去。公子也連忙站起來說：『大師傅，不敢當。』和尚隨後把自己的酒也斟上，端着盞兒讓公子說：『施主，請。』

公子端起盞子來，虛舉了一舉，就放下了。讓了兩遍，公子總不肯沾唇。那和尚說：『酒涼了，換一換罷。』說着，站起來把那盞倒在壺裏，又斟了一盞，說道：『喝一盞。僧人五葷都戒，就只喝一口素酒。這個東西冬天擋寒，夏天煞水，像走長道兒還可以解乏。喝了這一盞，我再不讓了。』

那和尚一面送酒，公子一面用手謙讓，說：『別斟了，我是天性不飲，抵死不敢從命。』一時匆忙，手裏不曾接住，一失手，連盞子帶酒掉在地下，把盞子砸了個粉碎，潑了一地酒。不料這酒潑在地下，忽然間噠的一聲，冒上一股火來。

那和尚登時翻轉面皮說道：「呀！我將酒敬人，並無惡意！怎麼你酒也潑了？把我的盅子也摔了？你這個人好不懂交情！」說着，伸過手來把公子的手腕拿住，往後一擰。公子「嘎啣」了一聲，不由的就轉過臉去，口裏說道：「大師傅！我是失手，不要動怒！」

那和尚更不答話，把他推推搡搡推到廊下，只把這隻胳膊往廳柱上一搭，又把那隻胳膊也拉過來，交代在一隻手裏攥住，騰出自己那隻手來，在僧衣裏抽出一根麻繩來，十字八道，把公子的手細上。只嚇得那公子魂不附體，戰兢兢的哀求說：「大師傅不要動怒！你看菩薩分上，憐我無知，放下我來，我喝酒就是了！」

那和尚儘他哀告，總不理他，怒轟轟的走進房去，把外面大衣甩了，又掣了一根大繩出來，往公子的胸前一搭，向後抄手繞了三四道，打了一個死扣兒，然後攥成雙股，往腿下一道道的盤起來，緊緊了繩頭。他便叫：「三兒！拿傢伙來！」只見那三兒連連的答應說：「來了！來了！」手裏端着一個紅銅鏟子，盛着半鏟子涼水，鏟

子邊上擱着一把一尺來長潑風也價似的牛耳尖刀。

公子一見，嚇的一身雞皮疙瘩，頂門上轟的一聲，只有兩眼流淚氣喘聲嘶的分兒，也不知要怎樣哀求纔好，沒口子只叫：「大師傅！可憐你殺我一個，便是殺我三個！」

那和尚睜了兩隻圓彪彪的眼睛，指着公子道：「呀！小小子兒，別說閒話！你聽



話說子公安着指刀尖了拿尚和

着！我也不是你的甚麼大師傅！老爺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名的赤面虎黑風大王的便是！因爲看破紅塵，削了頭髮。因見這座能仁古剎正對着黑風崗的中峯，有些風水，故此在這裏出家，作這樁慈悲勾當。像你這個樣兒的，我也不知宰過多少了。今日是你的天月二德。老爺家裏有一點摘不開的家務，故此不曾出去。你要啞默悄悄的過去，我也不耐煩去請你來了。如今是你肥豬拱門，我看你肥豬拱門的這片孝心怪可憐見兒的，給你留個囫圇尸首，給你口藥酒兒喝，叫你糊裏糊塗的死了，就完了事了；怎麼露着你的鼻子兒尖，眼睛兒亮，瞧出來了，抵死不喝。我如今也不用你喝了！你先抵回死我瞧瞧！我要看看你這心有幾個窟窿兒！你瞧瞧！那廚房院子裏有一眼沒底兒的乾井，那就是你的地方兒！這也不值的嚇的這個嘴臉，二十年又是這麼高的漢子。明年今日是你抓週兒的日子，僧爺兒倆有緣，我還吃你一碗羊肉打滷過水麪呢。再見罷！」說着，兩隻手一層層的把住公子的衣衿，哧啞一聲，只一扯扯開，把大衿向後又掖了一掖，露出那個白嫩嫩的胸脯兒來。他便向

銅鑊子裏擎起那把尖刀，右手四指攏定了刀靶，大拇指按住了刀子的掩心，先把右胳膊往後一掣，豎起左手大指來，按了按公子的心窩兒。可憐公子此時早已魄散魂飛，雙眼緊閉！

*

*

*

*

却說那凶僧手執尖刀，望定了安公子的心窩兒纔要下手，只見斜刺裏一道白光兒閃爍爍從半空裏撲了來；他一見就知道有了暗器了，連忙的把刀子往回來一掣，待要躲閃，怎奈右手裏便是隱戶，左手裏又站着一個三兒端着一鑊子涼水在那裏等着接公子的肝心五臟，再沒說反倒往前迎上去的理；往後料想一時倒退不及，他便起了個賊智，把身子往下一蹲，心裏想着且躲開了頸喉咽喉，讓那白光兒從頭頂上撲空了過去，然後騰出身子來，再作道理。誰想他的身子躡得快，那白光兒來得更快，撲的一聲，一個鐵彈子正着在左眼上。那東西進了眼睛，敢是不住要站，一直的奔了後腦杓子的腦瓜骨，咯噔一的聲，這纔站住了。

公子口裏說：『不好！』重又定睛一看，那裏是甚麼彩霞，原來是一個人。只見那人頭上罩一方大紅縐綢包頭，從腦後燕尾邊兜向前來，擰成雙股兒在額上繫一個蝴蝶扣兒；上身穿一件大紅縐綢箭袖小襖；腰間繫一條大紅縐綢重穗子汗巾；下面穿一件大紅縐綢用襠中衣；腳下的跨腿兒看不清楚，原故是登着一雙大紅香羊皮挖雲實納的平底小靴子；左肩上掛着一張彈弓；背上斜背着一個黃布包袱，一頭搭在右肩上，那一頭兒却向左肩脅下掏過來繫在胸前；那包袱裏面是甚麼東西，却看不出來。只見他芙蓉面上掛一層威凜凜的嚴霜，楊柳腰間帶一團冷森森的殺氣，雄糾糾氣昂昂的一言不發，闖進房去先打了一照，回身出來，就擡腿吧的一脚，把那小和尚的尸首踢在那拐角牆邊，然後用一隻手捉住那大和尚的領門兒，一隻手揪住腰膀提起來只一扔，合那小和尚扔在一處。他把脚下分撥得清楚，便躡身下手去把那把刀子搶在手裏直奔了安公子來。安公子此時嚇得眼花撩亂，不敢出聲，忽見他手執尖刀奔向前來，說：『我安驥這番性命休矣！』

~~~~~

說話間，那女子已走到面前，一伸手，先用四指搭住安公子胸前橫綁的那一股兒大繩，向自己懷裏一帶。安公子「哼」了一聲，他也不睬，使用手中尖刀穿到繩套兒裏，唸溜的只一挑，那繩子就齊齊的斷了。這一股兒一斷，那上身綁的繩子，便一段段的鬆了下來。安公子這纔明白：『他敢是救我來了！——但是我在店裏碰見了一個女子，害得我到這步田地，怎的此地又遇見一個女子……好不作怪！……』

\* \* \*

却說那女子看了看公子那下半截的繩子，却是擰成雙股挽了結子，一層層繞在腿上的；他覺得不便去解，他把那尖刀，背兒朝上，刃兒朝下，按定了分中，一刀到底的只一割，那繩子早一根變作兩根，兩根變作四根，四根變作八根，紛紛的落在脚下，堆了一地。他順手便把刀子唵擦一聲，插在牕邊金柱上，這纔向安公子答話。這句話只得一個字，說道是：『走！』

~~~~~


下。還不會到那裏，他便雙膝跪倒，向着那女子道：『不敢動問：你可是過往神靈？不然，你定是這廟裏的菩薩來解我這場大難，救了殘生。望你說個明白！我安驥果然不死，父子相見，那時一定重修廟宇，再塑金身！』

那女子聽了這話，笑了一聲，道：『你這人越發難說話了！你方纔回我在悅來店對面談了那半天，又不隔了十年八年，千里萬里，怎的此時會不認得了，鬧到甚麼神靈菩薩起來？』

安公子聽了這話，再留神一看，可不是店裏遇見的那人麼！他便跪在塵埃，說道：『原來就是店中相遇的那位姑娘！姑娘，不是我不相認：一則是燈前月下；二則姑娘的這番裝束與店裏見時節大不相同；三則我也是嚇昏了；四則斷不料姑娘你就肯這等遠路深更趕來救我這條性命。你真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養……』說到這裏，咽住一想：『不像話！人家纔不過二十以內的個女孩兒，自己也是十七八歲的人了，怎生的說他是我父母爹娘，還要叫他重生再養？』一時怕惹腦了

那位女子，又急得紫漲了面皮，說不出一個字來。

誰想那女子，不但不在這些閒話上留心，就連公子在那裏磕頭禮拜，他也不曾在意。只見他忙忙的把那張彈弓，掛在北牆一個釘兒上，便回手解下那黃布包袱來，兩手從脖子後頭繞着往前一轉，一手提了往炕上一擲，只聽撲通一聲，那聲音覺得像是沉重；又見他轉過臉去，兩隻手往短襖底下一抄。公子只道他是要整理整理衣裳，忽聽得喀吧一聲，就從衣襟底下，忒楞楞跳出一把背兒厚，刃兒薄，尖兒長，靶兒短，削鐵無聲，吹毛過刃，殺人不沾血的纏鋼折鐵雁翎倭刀來。那刀跳將出來，映着那月色燈光，明閃閃，顛巍巍，冷氣逼人，神光繞眼。

公子一見，又「呵嚶」了一聲。那女子道：『你這人怎生的這等糊塗？我如果要殺你，方纔趁你綁在柱子上，現成的那把牛耳尖刀殺着，豈不省事些？』公子連連答說：『是，是，只是如今和尚已死，姑娘，你還拿出這刀來何用呢？』那女子又道：『此時不是你我閒談的時候。』因指定了炕上那黃布包袱，向他說道：『我這包

袱萬分的要緊，如今交給你，你扎掙起來，上炕去給我緊緊的守着他。少刻，這院子裏定有一場的大鬧。你要愛看熱鬧兒，牕戶上通個小窟窿，巴着瞧瞧使得，可不許出聲兒！萬一你出了聲兒，招出事來，弄的我兩頭兒照顧不來，你可沒有兩條命小心！說着，嘆的一口先把燈吹滅了，隨手便把房門掩上。

公子一見，又急了，說：『這是作甚麼呀？』那女子說：『不許說話！上炕看着那包袱要緊！』公子只得一步步的蹭上炕去，也想要把那包袱提起來；提了提，沒問動，便兩隻手拉到炕裏邊，一屁股坐在上頭，謹遵台命，一聲兒不哼，穩風兒不動的聽他怎生個作用。

* * *

却說那女子吹滅了燈，掩上了門，他却倚在門旁不則一聲的聽那外邊的動靜。約莫也有半碗茶時，只聽得遠遠的兩個人說說笑笑的從牆外走來。

那女子便吮破牕櫺，望牕外一看，果見兩個和尚嘻嘻哈哈，醉眼模糊的走進

院門。只見一個是個瘦子，一個是個禿子。

他兩個纔拐過那座拐角牆，就說道：『咦！師傅今日怎麼這麼早就吹了燈兒睡了？』那瘦子說：『想是了事了罷咧！』那禿子說：『了了事再沒不知會僧們扛架樁的……』

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只顧口裏說話，不防腳底下噹的一聲，踢在一件東西上，倒嚇了一跳；低頭一看，原來是個銅鏟子。那禿子便說道：『誰把這東西扔在這兒咧？這准是三兒幹的。僧們給他帶到廚房裏去。』說着，彎下腰去揀那鏟子起來。一擡頭，月光之下，只見拐角牆後躺着一個人。禿子說：『你瞧，那不是架樁？可不了事了嗎？』

那瘦子走到跟前一看，道：『怎麼個呀！』再彎腰一看，他就嚷將起來，說：『敢則是師傅你瞧，三兒也幹了！這是怎麼說？』

禿子連忙扔下鏟子，趕過去看了也詫異道：『這可是邪的！難道那小子有這

緊腰，轉向南邊向着那女子吐了個門戶，把左手攏住右拳頭往上一拱，說了聲「請！」

那女子見他一拱手，也丟個門戶，一個進步便到了那和尚跟前，舉起雙拳，先在他面門前一幌，這叫作「開門見山」，却是個「花着兒」。破這個架式是用左胳膊橫着一搪，封在面門，順着用右手往下一抹，擎住他的左腕子一擰，將他身子攆轉過來，却用右手從他脖子右邊反插將去把下巴一掐，叫作「黃鶯搗麩」。

那瘦和尚見那女子的雙拳到來，就照式樣一搪，不想他把拳頭虛着幌了一幌，望回身去就走。那瘦子哈哈大笑，說：「原來是個頑女筋斗的，不怎麼樣！」說着一個進步跟下去，舉手向那女子的後心就要下手，這一着叫作「黑虎偷心」。他拳頭已經打出去了，一眼看見那女子背上明幌幌直轟轟的掖着把刀，他就把拳頭往上偏左一提，照左哈肋巴打去，明看着是着上了。只見那女子左肩膀往前一扭，早打了個空，他自覺身子往前一撲，趕緊的擎了擎樁站住。

只這擎樁的這個當兒，那女子就把身子一扭，甩開左脚，一回身，啞的一聲，正踢在那和尚右肋上和向「哼」了一聲，纔待還手，那女子收回左脚，把脚跟向地下一碾，輪起右腿甩了一個「旋風脚」，噯，那和尚左太陽上，早着了一腳，站脚不住，咕咚向教便倒。這一着叫作「連環進步鴛鴦拐」。是這姑娘的一樁看家的本領，真實的藝業！

却說那秃子看見，罵了聲：「小撒蕩的！這不反了嗎？」一氣跑到廚房擎出一把三尺來長鐵火剪來，輪得風車兒般向那女子頭上打來。那女子也不去搪他，連忙把身子閃在一旁，拔出刀來，單臂掄開，從上往下只一蓋，聽得嘖的一聲，把那火剪齊齊的從中腰裏砍作兩段。

那秃和尚手裏只剩得一尺來長兩根大鑊頭釘子似的東西，怎的個鬪法？他說聲：「不好！」丟下回頭就跑。那女子趕上一步，喝道：「狗男女那裏走！」在背後

舉起刀來，照他的右肩膀一刀，噉嚙，從左肋裏砍將過來，把個和尚弄成了黃瓜醃，蔥，剩了個斜岔兒了。他回手又把那瘦和尚頭鼻將下來，用刀指着兩個尸首道：「賊禿驢！諒的這兩個東西也不值得勞你姑娘的手段！只是你兩個滿口咬的是些甚麼！」

正說着，只見一個老和尚用大袖子握着脖子從廚房裏跑出來溜了出去。那女子也不追趕，向他道：「不必跑！饒你的殘生！諒你也不過是出去送信，再叫兩個人來。索性讓我一不作二不休，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殺個爽快！」說着，把那兩個尸首踢開，先清楚了腳下。只聽得外面果然鬧鬧吵吵的一羣進來，一羣四五個七長八短的和尚，手裏銜鐵棍棒，擁將上來。

女子見這般人渾頭渾腦，都是些刀巴，心裏想道：「這倒不好合他交手，且打倒兩個再說！」他就把刀尖虛按一按，托地一跳，跳上房去，揭了兩片瓦，朝下打來。一瓦正打中擎棗木槓子的一個大漢的額角，撲的一聲倒了，把槓子擱在一邊。那

女子一見，重新跳將下來，將那槓子搶到手裏，掖上倭刀，一手掄開槓子，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打了個落花流水，東倒西歪，一個個都打倒在東牆角跟前，翻着白眼撥氣兒。那女子冷笑道：「這等不禁插打，也值的來送死！我且問你：你們廟裏照這等沒用的東西，還有多少？」

言還未了，只聽腦背後暴雷也似價一聲道：「不多！還有一個！」那聲音像是從半空裏飛將下來。緊接着就見一條純鋼龍尾禪杖，撒花蓋頂的從腰後直奔頂門。那女子眼明手快，連忙丟下槓子，擎出那把刀來往上一架，棍沉刀軟，將將的抵一個住。他單臂一儻勁，用刀挑開了那棍，回轉身來，只見一個虎面行者，前髮齊眉，後髮蓋頸，頭上束一條日月滲金箍，渾身上穿一件元青緞排扣子滾身短襖，下穿一條元青緞兜襠雞腿褲，腰繫雙股鸞帶，足登薄底快靴，好一似蒲東寺不抹臉的憨惠明，還疑是五臺山沒吃醉的花和尚。

那女子見他來勢兇惡，先就單刀直入取那和尚。那和尚也舉棍相迎。他兩個，

就把你這蒜錘子砸你這頭蒜！說着，掀起那把刀來，手起一棍，打得他腦漿迸裂，霎時間，青的紅的白的黑的，都流了出來，嗚呼哀哉，敢是死了。

那女子回過頭來，見東牆邊那五個死了三個，兩個扎掙起來，在那裏把頭碰的山響，口中不住討饒。那女子道：『委屈你們幾個，算填了餚了；只是饒你不得！』隨手一棍一個，也結果了性命。

那女子片刻之間，彈打了一個當家的和尚，一個三兒；刀劈了一個瘦和尚，一個禿和尚；打倒了五個作工的僧人；結果了一個虎面行者；一共整十個人。他這纔擡頭望着那一輪冷森森的月兒，長嘯了一聲，說：『這纔殺得爽快！只不知屋裏這位小爺嚇得是死是活？』說着，提了那禪杖走到牕前，只見那牕櫺兒上果然的通了一個小窟窿。他把着往裏一望，原來安公子還方寸不離坐在那個地方，兩個大拇指堵住了耳門，那八個指頭握着眼睛，在那裏藏貓兒呢。

※ ※ ※ ※ ※

那女子叫道：『公子，如今廟裏的這般強盜都被我斷送了。你可好生的看着那包袱，等我把這門戶給你關好，向各處打一照，再來。』公子說：『姑娘，你別走！』

那女子也不答言，走到房門跟前看了看，那門上並無鎖鑰屈戌，只釘着兩個大鐵環子。他便把手裏那純鋼禪杖用手彎了轉來，彎成兩股，把兩頭插在鐵環子裏，只一撐，撐了個蔴花兒，把那門關好，重新拔出刀來，先到了廚房。只見三間正房，兩間作廚房，屋裏西北另有個小門，靠禪堂一間堆些柴炭。那廚房裏牆上掛着一盞油燈，案上雞、鴨、魚、肉以至米、麪俱全。

他也無心細看，望身就穿過那月光門，出了院門，奔了大殿而來，又見那大殿並沒些香燈供養，連佛像也是暴土塵灰。順路到了西配殿一望，寂靜無人。再往南便是那座馬圈的柵欄門。進門一看，原來是正北三間正房，正西一帶灰柵，正南三間馬棚。那馬棚裏卸着一輛糙蓆篷子大車，一頭黃牛，一匹葱白叫驢，都在空槽邊拴着。院子裏四頭驢子，守着個簾子在那裏醫。一帶灰柵裏不見些燈火，大約是那

此處為原書插圖，內容與正文無關。

那女子自語道：「原來這封信在這裏！」回手揣在懷裏，邁步出門，嗖的一聲，縱上房去；又一縱，便上了那座大殿。站在殿脊上四邊一望，只見前是高山，後是曠野；左無村落，右無鄉鄰；止那天上一輪冷月，眼前一派寒煙。這地方好不冷靜！又向廟裏一望，四邊寂靜，萬籟無聲，再也望不見個人影兒，「端的是都被我殺盡了！」



望眺上脊殿在縱一的嗖子女

信來一看，上寫着「褚宅家信。」

些做工的和尙住的。南頭一間，堆着一地餵牲口的草。草堆裏臥着兩個人。從牕戶映着月光一看，只見那倆人身上，只剩得兩條褲子，上身剝得精光，胸前都是血跡模糊，碗大的一個窟窿，心肝五臟都掏去了。細認了認，却是在岔道口看見的那兩個驢夫。

那女子看了點頭道：「這還有些天理！」說着，躡身奔了正房。那正房裏面燈燭點得正亮，兩扇屏門虛掩。推門進去，只見方纔溜了的那個老和尙，守着一堆炭火，旁邊放着一把酒壺一盞酒，正在那裏燒兩個驢夫的「狼心」「狗肺」吃酒。他一見女子進來，嚇的纔待要嚷。那女子連忙用手把他的頭往下一按，說：「不准高聲！我有話問你！說的明白，饒你性命！」不想這一按，手重了些，按錯了筍子，把個脖子按進腔子裏去，「哼」的一聲，也交代了。那女子笑了一聲，說：「怎的這等不**禁按**！」他隨把桌子上的燈擎起來，裏外屋裏一照，只見不過是些破箱破籠衣服鋪蓋之流；又見那坑上，堆着兩個驢夫的衣裳行李，行李堆上放着一封信。擎起那

護，不知跑到那裏纔止，正所謂飛蛾投火，自取焚身，我安驥真愧悔無地！」

那女子道：「你也曉得後悔，你不但不會認清我這番好意，你連那騾子都辜負了。聽我告訴你：你說的那驚跑的騾子，正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感激的那兩個騾夫，倒是你的勾魂使者！我今日偶然出來，不想走到山前，遇見兩個人，在那裏說話道：『咱們有本事，把他二三千銀子搬過來，如何不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送信，如何把他推落山澗，拐了銀子逃走』的話，說了一遍。安公子聽了，纔如夢方醒，說道：『姑娘，我竟要借你倭刀，把那兩賊人碎尸萬段，消我胸中之恨。』那女子道：『這件事不勞費心，方纔那和尚，把他心肝都取了。你要不信，給你箇憑據看！』說著，懷裏取出那封信，遞給公子。公子一看，果然是交騾夫的那封信，連道有天理！那女子接著又道：『不想我在店裏與你別後，把事情弄妥了，趕回店來，你倒走了。我問店家，推說不知去向，及至問得他無話可支，纔說兩個騾夫請你到褚家莊去了。我聽這事不好了，他既不會到褚家去，可要騙你上黑風崗去。我順這條路趕來，月光之下，

見一頂草帽放在路傍，所以直尋到這廟裏來了。」

此時安公子聽了那一番言語，閉口無言，只有感激。猛抬頭，見了坑上的黃布包袱，連忙爬到坑上，雙手抱起來，送到那女子跟前道：「姑娘，這包袱交還你。」那女子道：「這東西與我無干，却是你的。」安公子道：「分明是姑娘交我看守的，怎說是我的？」那女子道：「方纔在店內，你說令尊官項，須要五千金，你只有二千數百金，那一半又在那裏去弄萬一上司逼得緊，依然不得了。那時豈不負了你這千辛萬苦。所以我從店中別後，便忙趕到家中，把今夜不能回去的原故，稟明母親，一面換了行裝，就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找一位老英雄，暫借三千銀子，了你這件大事。他聽我說借，就立刻盤出來，問我：『送到那裏？』我說：『替我細紮好，就拴在驢兒上帶去。』他說：『如遠處用，這東西累贅，路上帶著不便，有現成金子帶著，豈不簡便！』我聽他說得有理，就拿了二百兩金子，大約也足三千銀子，你好好收了。」

那公子承這姑娘的情，保了資財，救了性命，這番深心厚意，宛轉成全，此時不

知如何謝他方好，只得向那女子道：『我安驥真無話可說了！自古大恩不謝，你叫我今世如何答報？』說著，痛哭起來了。那女子道：『公子，你且住悲啼，不須介意。要知天下資財，原是天下公共的。即如這三千金，全了你一片孝心，我已說過，一月還他，又不白用他的。』安公子聽了，又道：『我安驥只爲自己沒眼力，沒見識，悞信人言，自投羅網，被那和尚綁在柱上，要取我的心肝，若不虧姑娘前來救我，再有十箇安驥，此時也活不成！此恩終身難報，還求你留下名姓，待我替你寫箇長生祿位牌，香花供養，你的救命深恩，再容圖報。』那女子道：『你那圖報的話，到可不必提。若問我來歷，不妨告你說著，長歎一聲，眼圈一紅道：我姓何，名玉鳳。我父曾任副將，因我身上的事，得罪了上司，他就參了一本，將我父革職下監，一氣身亡。那時仗我這把刀，這張弓，不是報不了仇；只因上有老母，下無兄弟，父親既死，仗我一人，奉養老母。萬一事機不密，我有箇不測，母親無人養贍，因此忍了這口惡氣，奉母避到此地，靠著這把刀，這張弓，找些錢養母，我的話說完了。』

(完)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發行

標點繪圖 能仁寺
小說片錦

【全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

編校者 陸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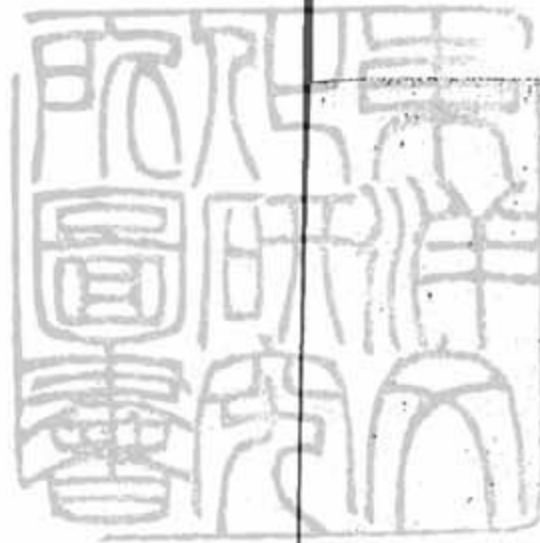
發行所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中華書局

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6401793788